

Roger Green 博士，美国基督教，

第 27 节，福音派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福音派的第 27 节课。

教会历史上的这个日期是 4 月 25 日。所以它将代替祈祷。这是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日期。因此，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日期。

他的生活相当放荡，但他的母亲是他一生忠实的见证人。4 月 25 日，他信主、皈依，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基督教会的历史因他的著作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让我在这里整理一下我的笔记。我现在在教学大纲的第 16 页。

我们正处于福音派的阶段。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我们看到了原教旨主义，并从视频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音派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哦，我知道了。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

抱歉。这是您课程大纲中的 A4 号。因为我们说有三个结果，但我们只做了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所做的一个结果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所以我就在这里说吧。我马上就来。

我需要另一个名字。不，这里没有。好的。

好吧。我们会忘记那些批评。

没有。抱歉。好吧，那也算了吧。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确实提出了批评。

现在，我们想在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结果。所以，我得到了 A4 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一个名为福音派的分离组织。

因为这将是讲座的下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那是原教旨主义的结果。福音派基本上是那些人，虽然不是完全是，但基本上是那些在原教旨主义中长大的人。

他们自称是原教旨主义者。但他们批评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们决定脱离原教旨主义者。

我们将讨论这一点。第三个结果是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这就是第三个结果，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

好吧。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对于这种更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反应，我们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名字。

而且它发布得更早。所以我不会再回头看它，因为我需要这些 PowerPoint。但他的名字是 Harry Emerson Fosdick。

这是一个你需要知道的名字。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FOSDICK。

好的。Harry Emerson Fosdick。现在，我们稍后要做的是，获取他的日期，这样您就可以将他安排在某个地方。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是当时非常著名和受欢迎的传教士。人们在收音机上听他的布道。人们读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的布道。

他最后去了纽约的河滨教堂，这是纽约市一座非常重要的教堂。如果你去过纽约，你可以参观河滨教堂。它是由有浸信会背景的非常富有的人建造的。

但它看起来不像浸信会教堂。它看起来更像是大教堂。如果你去过河滨教堂，你就能想象出那种感觉。

最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成为了河滨教堂的牧师。现在，在他的职位上，在他的讲台上，在他的布道上，他决定用一篇非常著名的布道来挑战美国原教旨主义，这篇布道在美国布道史上享有盛名。他的布道题为《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这就是他对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布道中阐述了许多理由，即原教旨主义者无法获胜，因为他们不符合传统东正教教义。这是他自己的感受。这是他对原教旨主义的看法。

因此，第三个结果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击，这一点毫无疑问。当你听到像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这样的人布道时，这非常重要，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击非常重要。所以这些就是第四个结果。

这些都是原教旨主义的结果。现在，我们来谈谈福音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供背景。

作为背景介绍，我想谈谈塑造和发展福音派的五大运动，以及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福音派。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运动有什么共同点。所以，这里只是一点背景介绍。

这是我多年前在美国宗教学院听过的一场讲座中写到的。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笔记本电脑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写作。

但这是一篇很棒的演讲，一篇关于福音派根源的很棒的论文。所以我很珍惜它，因为我从未发现过如此简洁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有塑造福音派的五个运动。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完全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忍一忍吧，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它。

所以，第一个是他所谓的古典运动。现在，根据古典运动，他指的是宗教改革传统，特别是约翰·加尔文的改革传统。所以，福音派当然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并在宗教改革中找到根源。

但福音派的根源在于改革宗传统。所以，他对此谈了很多。这就是他所说的古典背景。

好的，第二个是敬虔主义。提醒一下，敬虔主义是 17 世纪的一场复兴运动。我们已经讨论过敬虔主义，这是一种给路德教带来复兴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一运动有助于塑造福音派。请记住，当我们谈论敬虔主义时，敬虔主义的最佳形式，我认为我们今天经常误用这个词，但敬虔主义的最佳形式，这一运动的最佳形式，是思想和心灵的结合。敬虔主义发现路德教纯粹是知识分子，却无法触动人们的心灵，无法触动人们的生活，无法触动人们的情感。

敬虔主义是一场美丽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将思想、心灵和整个福音结合在一起，造福整个人。嗯，你在福音派中看到了这一点。第三个当然是卫斯理宗。

卫斯理运动对今天的福音派产生了影响。因此，我要回顾一下约翰·卫斯理和卫斯理复兴。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一点以及卫斯理传统的重要性。

显然，第四个是原教旨主义本身。原教旨主义有助于塑造福音派。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和我提到的一件事是，在许多原教旨主义运动中，人们高度重视圣经，宣讲圣经，教导圣经，背诵圣经文本等等。

福音派人士欣赏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原教旨主义，即圣经的重要性。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原教旨主义。然后，他提到的最后一个是他称之为进步的。

那是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所以进步派把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分成了两组。所以，这个词，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被分成了两组。

首先，进步派是指那些想要改革原教旨主义、重塑原教旨主义的人。他们可能留在原教旨主义内，也可能。但最终，他们离开了。

但也许应该留在原教旨主义内部进行改革。所以这是他谈到的第一类人。他谈到的第二类人是主流教派中的保守派基督徒，他们不会称自己为原教旨主义者。

他们不喜欢原教旨主义者的标签。这是进步派，第五位。哦，我听到的演讲者给出了这篇论文。

因此，本文的发言人逐渐分成了两派。一些人希望从内部重塑原教旨主义。但主流教会中也存在保守派。

他们不会将自己称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会用这个标签来称呼自己。他们也不会用福音派来称呼自己。

但他们是保守的基督徒，对《圣经》评价很高。他们不喜欢《圣经》的批判，有点疯狂，等等。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保守的。

他们也非常倾向于普世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他们的教派是唯一的教派。他们希望找到其他保守的基督教徒和其他新教教派等等。

所以，他们是具有普世思想的人。好吧，这就是他所说的进步。这两个群体都对现代世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换句话说，他们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教会对现代性有何看法？教会对现代世界有何看法？教会如何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对话？所以，当他讲完这五个背景后，他接下来要讲的，也是我喜欢的，我仍将其作为背景的一部分，他谈到了这五个群体。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肯定有两点共同点。首先，他们有一套神学信念。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历史神学和历史正统。

所以，这五个团体有一个共同点：一套神学信念。当然，你会知道这些信念是什么。三位一体、基督论、圣灵的工作、圣经的重要性，诸如此类。

其次，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一种革新精神，他称之为世界上个人教会的革新和转变精神，一种精神革新运动。所以，这种精神也是他们共同的。他们相信上帝、圣灵的工作，给教会带来革新，给个人带来革新，给教会带来革新，甚至给世界带来革新。

因此，那种精神，虽然你无法从教义上准确地识别出来，但那种精神肯定是这一切的一部分。因此，就背景而言，这就是我要说的，正如我所说，我很久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好的东西，也没有读过比这更好或更简洁的东西了，所以我喜欢这一点。好的，背景就是这样。

我们清楚这里的背景了吗？是的。第一个是进步派。回到这里；进步派，他把它分成两类。他谈到的第一类人是那些留在原教旨主义内部进行改革的人。

他们想从内部重塑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做原教旨主义者，但可以对其进行改革。现在，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成功，大多数试图这样做的人实际上都离开了原教旨主义并加入了福音派，但这是第一批人。

这有帮助吗？第二组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主流教派的保守派基督徒，非常具有普世主义思想。他们想接触其他教派的新教徒，看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等等。

关于背景，还有别的，好吗？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教会，特别是福音派面临的 20 世纪文化力量。这就是福音派面临的世界。这就是福音派想要服务的世界。

这就是第 16 页上的第二项。好的。首先，他们面临着一个富裕的时代。

毫无疑问。二战后，美国公众——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美国基督教一开始进入富裕时代。战争结束了。

人们已经安定下来。现在，人们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需要。因此，二战后，我们迎来了这个富裕时代，福音派必须想办法向这个世界发声。

所以这很重要。第二件事当然是城市化，我们已经谈论了足够多关于城市化的内容，知道它的全部含义，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城市文化，但特别是城市文化面临的问题，文化冲突，恶习进入城市文化等等。福音派，这就是福音派将要面对并试图服务的世界。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郊区飞行，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是郊区化的时代。

那是郊区生活发展的时期。所以有时郊区生活是逃离市中心问题的途径，一些教堂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远离了市中心。因此，随着郊区生活的兴起，现在出现了中产阶级。

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你如何服务于这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本身就对地位产生了某种焦虑。我的地位是什么？我被现代世界所接受吗？因此，中产阶级离开城市时产生了某些焦虑，福音派会问，你该如何处理这些焦虑？第四个焦虑是我所说的信心危机。信心危机。

这是由于失败而引发的信心危机，与新正统派早期面临的信心危机相同。信心危机是人们无法对自由左派有信心，因为自由左派破产了，但现在有很多人无法对原教旨主义右派有信心，因为原教旨主义右派有太多我们谈论过的问题，太多我们谈论过的问题。因此，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福音派面临着新正统派早期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因此，自由主义属于左派，而原教旨主义属于右派。谁能吸引广大的中间派？那么，福音派就成了新正统派的竞争对手，因为新正统派之前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谁能吸引广大的新教中间派？新正统派说，我们能。现在，福音派也来了，他们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谁能吸引广大的中间派？福音派说，我们能。

现在，福音派在某些方面与新正统派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福音派有时认为新正统派缺乏足够强大的圣经权威，无法引导人们信奉真正的、充满活力的新教。因此，对新正统派有一些批评，但远不及对自由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批评那么多。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信心危机，因为如果人们因为新教生活太自由、太原教旨主义而无法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充满信心，谁会吸引他们呢？好的，然后第五点，信心危机是由于最终会成为后现代性。所以，人们对最终会成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存在信心危机，这是一种权威的丧失。后现代性产生的一件事，毫无疑问，它有一些好的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后现代性导致人们生活中权威的丧

失，因为如果没有宏大的故事，如果没有总体的故事，如果权威掌握在个人手中，以及个人如何阅读文本，个人如何理解文本，如果权威掌握在那里，而没有宏大的故事，那么，那么，就不需要教会了。

如果没有伟大的故事，教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福音派人士站出来应对这场信心危机，他们说，是的，伟大的故事是存在的。伟大的故事超越了所有文化、所有年龄和所有时代，这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故事。这就是伟大的故事。

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的故事。当然，对于福音派来说，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基督。

因此，最宏大的故事就是上帝化身为​​人，然后所有信徒都过着无罪的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并再次降临，所以所有的神学都围绕着基督。因此，福音派希望重塑信心危机，并说，我们可以有信心。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超越所有文化、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年龄和所有世界，因为这是圣经和基督中上帝的权威。

因此，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教会面临的 20 世纪文化力量，这些被称为福音派的人必须应对这些力量。现在，我想谈谈第三点，即塑造 20 世纪福音派和 21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我想提到你名单上的四个人，我会尽量提到他们。所以，我想提到塑造福音派的四个人。

好的，它们在这里。它们在你的列表上，日期也在那里。我在这里给出了日期吗？是的。

好的，首先是葛培理。几年前的一次考试中，我问了一个关于威廉·富兰克林·葛培理的问题，其中一位学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很抱歉。

所以，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也就是葛培理，出生于 1918 年。葛培理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福音派的塑造者。两年后他就 100 岁了，但他仍然具有那种影响力，人们仍然认为葛培理是福音派的塑造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今年 75 岁，《时代》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公共神学家，《时代》杂志在冬季将封面故事全部放在了一位基督徒身上，即 75 岁的葛培理，因此甚至更广泛的文化都认可了葛培理。现在，我简单说一下。葛培理在原教旨主义的熏陶下长大。

他从小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本来会这么称呼自己，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在他自己的事工中，他已经到了无法与原教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他所联系的人和他所认同的思想被称为福音派，这是他很早就给自己取的称呼。他给自己贴上了福音派的标签。

他与福音派人士和机构打交道，帮助塑造福音派机构。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课后谈论卡尔·麦金太尔。卡尔·麦金太尔是费城的一位原教旨主义者。

我记得，可能没有，我怀疑，好吧，我们要问你。你们当中有人参加过葛培理集会或葛培理布道会吗？事实上，你们参加过。参加过葛培理布道会吗？或者？参加过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布道会，好吧，那是下一代。

还有人吗？葛培理集会，葛培理布道会？没有。你父亲是在葛培理布道会上信主的，好吧。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所以，葛培理的集会和布道会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过去了，但我参加过很多，因为我是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但我记得在费城参加葛培理的集会和布道会时，外面有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在抗议。他们举着大标语，当然，标语上写着葛培理是魔鬼，葛培理是撒旦，葛培理是撒旦，不要参加葛培理的布道会，他会把你引入歧途，等等。

所以，为了加入葛培理，为了加入这场运动，你必须穿过那些说葛培理是魔鬼的抗议者。所以原教旨主义者，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确实鄙视葛培理。然后当他去纽约时，他的政纲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的政纲中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可能还有一位路德教牧师，等等。

好吧，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与这些堕落者混在一起，这已经是他们的末路了。所以，对葛培理来说，毫无疑问，有时是艰难的。还记得前几天我读到的

我朋友的信吗？嗯，他也写了一封信，我有一堆信，我没有告诉你们，但其中一封信是写给葛培理的，他说他被撒旦操控了，等等。

所以，他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但愿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但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好的，你名单上的第二个名字，这是日期，1905 年至 1985 年，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现在，哈罗德·约翰·奥肯加，你因为什么认识他？你认识他只有一个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但你知道什么，对不起？他是戈登学院的校长。

这可能就是您认识 Harold John Ockenga 的原因。让我先说一分钟。让我只提一下 Harold John Ockenga 参与的一些事情。

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确实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你知道，那个时代，很多福音派人士开始获得博士学位，这在以前的时代是未知的，但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福音派领袖中的领袖。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的故事非常有趣，因为他真正想成为像葛培理那样的伟大福音传道者，但他发现，你知道，那并不是上帝引导他去的地方，上帝引导他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走向了牧师方向、组织方向等等。

所以他是帮助葛培理在这里树立名声并将他带到波士顿的人之一。我认为他们认为葛培理可能只会讲几个星期的道，但实际上讲道持续了很长时间，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了，但他是葛培理的密友。所以，他们一起参与了这件事。

他是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位领导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成立于 1942 年。现在，注意他们现在的称呼。

他们没有称自己为全国原教旨主义者协会。他们称自己为全国福音派协会。这是与美国原教旨主义的直接决裂，至少是与使用这一名称的决裂。

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非常坚定、非常谨慎的头衔。因此，这些人是牧师、教会人士以及大学和神学院的人士，他们不再认同原教旨主义，而是认同福音派。另一件事是，哈罗德·奥肯加是 1956 年成立的《今日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

《今日基督教》一经推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因为他们都是福音派信徒，现在他们有了一份可以认同的福音派出版物。《今日基督教》于 1956 年创立时，其神学思想非常丰富。它发表了许多关于神学、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义等的文章，试图真正阐述福音派的神学、思想和圣经神学。

所以，他是其中的一员。他曾是许多教堂的成员，但最想与他联系起来的教堂是波士顿的公园街教堂。他担任波士顿公园街教堂的牧师已有 33 年。

另外，先不要担心这些名字，但如果你看看名字下方的图片，你会发现他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富勒神学院成立于西海岸。他们需要一所明显是福音派的神学院。

他们需要西方的普林斯顿或西方的威斯敏斯特，所以他们创立了……他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现在，他已经与富勒神学院合作了 10 年。所以在他待在公园街的 33 年里，有 10 年他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富勒神学院合作。

所以富勒神学院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长话短说，还有几件事。他成为了戈登学院的校长。

当他成为戈登学院的校长时，戈登学院也是戈登神学院，戈登神学院位于弗罗斯特大厅。弗罗斯特大厅就是戈登神学院。所以他成为了戈登学院的校长。

这就是你们认识他的原因。但他所做的是促成戈登神学院和康威尔神学院的合并，合并后成为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离这儿一英里半左右？但后来合并成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趣的合并，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上的是费城的天普大学，而康威尔是天普大学的神学院。我曾经喜欢在康威尔的图书馆里学习，因为康威尔没有学生。那里的学生非常非常少。

因此，图书馆总是安静宜人，是学习的好地方，就在天普大学校园里。天普大学是由罗素·康威尔创办的一所浸信会机构。因此，奥肯加所做的就是促成戈登

神学院和康威尔神学院的合并，然后他们搬离校园，然后我们就成了戈登学院。

这两个机构成为独立的组织机构，法律上分开的机构，例如戈登学院和戈登康威尔神学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的日期。

他于 1985 年去世，葬礼在汉密尔顿公理会教堂举行，这里的所有交通都停止了，因为葛培理来为他的朋友哈罗德·奥肯加主持葬礼。所以这是这里重要的一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那是 4 月，但那是 1985 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人是 Harold Ockenga。好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人是 Carl FH Henry。以下是 Carl FH Henry 的日期。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卡尔·亨利受过神学家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被称为福音派神学家，他写了一部相当厚重的神学著作，这就是他出名的原因。

他也受过训练，Carl FH Henry 也受过记者训练。因此，他既具备神学家的技能，也具备记者的技能。因此，当《今日基督教》于 1956 年创立时，Carl FH Henry 当然是《今日基督教》第一任编辑的不二人选，他担任这个职位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还在富勒神学院任教。

所以，毫无疑问，卡尔·亨利是这一切中的重要人物。好的，你的课程大纲上的第四个名字，也是你名单上的第四个名字，是爱德华·J·卡内尔。现在，以下是关于卡内尔的几件事。

有一本关于卡内尔的精彩传记，作者是巴林顿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联系。卡内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神学家，曾在富勒神学院任教。毫无疑问，富勒神学院吸引了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

他们给这些传教士支付了高额报酬，而且他们还减少了教学负担，以便他们能够写作、写书、在会议上发言等等。他们希望福音派能够享有强大的精神和智力运动的声誉。爱德华·卡内尔。

现在，爱德华·卡内尔在富勒大学教授神学已有一段时间了。他还曾短暂担任富勒神学院院长。1967 年，他英年早逝，非常非常不幸。

他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死在酒店房间里，不幸的是，他独自一人死在会议上。这对福音派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因为他是一位崭露头角、才华横溢的福音派神学家。他的书，希尔德布兰德博士和我可能都读过他的书，但《什么是正统？》是他最著名的主要著作，《什么是正统？》，他试图在某种意义上支持这本书，以支持福音派事业。现在，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其他的名字，但我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人：格雷厄姆、奥滕加、亨利和卡内尔。

现在，在 B 点下，我们已经提到了 1942 年的全国福音派协会。我们提到了 1956 年的当今基督教。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个。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D。有很多由福音派人士创立或为福音派人士设立的学院和神学院。那么，让我继续往下看。因此，我将提到其中三所。

当然，这里还有戈登学院，成立于 1889 年，当时的名字是波士顿传教士培训学校，我们多次强调，该学院旨在培训前往比属刚果的人员。但这是我们最初的名字。而且是在波士顿。

巴林顿学院成立于 1900 年。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解了。巴林顿学院最初是作为普罗维登斯圣经学院成立的。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从未了解过这一点，现在肯定是时候了解了。

普罗维登斯圣经学院成立于 1900 年。所以，大约是同一时间。然后，我们提到了富勒神学院，该神学院于 1947 年成为首屈一指的福音派神学院和领先的福音派神学院。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国家的成立。所以，我给你们五秒钟的休息时间。我可以喝点水。

我希望你们注意到左边的那个。当然，它并不总是在那里。当我遇到我的妻子凯伦时，那里有一座教堂，这与任何事情都无关。

所以，如果你想要建立联系，不要。但是，教堂所在的地方，曾经是医务室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住院医务室。

实际上，那里有一间住院医务室。我妻子在我遇到她时还不是我的妻子，但她是戈登学院的住院护士。如果学生身体不适等，他们实际上可以在医务室过夜。

所以，就在那里，下面，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这里曾经是网球场和篮球场，现在教堂就在那里。所以，非常有趣。凯伦是一名住家护士。

所以，当我们在校园约会时，她必须在门上留张纸条。你知道，我们在体育馆，现在，在那些日子里，体育馆就是现在的巴林顿中心。那是体育馆。所以，我们在体育馆，或者我们在 Lane，因为 Lane 是我们在剧院出现之前上演戏剧的地方。

我们以前在莱恩演过戏。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留张纸条，然后他们中的某个人，在场的两个警察，专职警察，如果校园里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就可以来接她。就是这样。

巴林顿学院的这张照片是巴林顿学院的法伦大厅。这是一扇非常重要的窗户，这扇窗户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这是马夫·威尔逊的办公室。马夫与一位名叫威廉·比勒的同事共用办公室，威廉·比勒是最后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在卡尔·巴特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于 1981 年来到戈登。

马夫于 1971 年加入，所以他比我早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特里·富勒姆共用一间办公室，特里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圣公会牧师，我记得我在课堂上提到过他。所以，隔壁的办公室有一扇门。我们总是把那扇门打开，这样我们四个人一整天都在进行着精彩的对话。

这就是巴林顿。现在，当我回答卡特提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时，这是一张巴林顿的标志性照片。这是一座豪宅，有点像我们这里的豪宅，但它有一座美丽的塔楼，如你所见，等等。

所以，这是巴灵顿的一张非常标志性的照片。但卡特问了这个问题，当我在 1970 年去巴灵顿时，正是马夫·威尔逊雇用了我。不再有传闻了。我不想给任何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仍在谈论巴灵顿接管戈登的可能合并。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巴灵顿学院实力强大，我们可能不得不接管戈登学院，因为当时戈登学院实力弱得多。1970 年我到那里时，仍有一些传言，但并不是很严肃；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1985 年合并了。

有一件事改变了这一切，顺便说一句，巴灵顿和戈登在篮球、足球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曾经有过非常有趣、良好的竞争。我记得我和妻子在戈登的校园约会时，我在巴灵顿教书；我们是由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但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名字介绍给威尔逊夫人；她是向第三方提及我们名字的人。所以我们把功劳归于她。

现在，43 年来，马夫·威尔逊和我父亲为我们俩主持了婚礼。所以，时间很长。我在做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联系吗？这不重要。所以忘掉它吧。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来了。我从巴灵顿开车过来，当时我正和卡伦约会。我们去看了一场篮球赛，一场巴灵顿-戈登篮球赛。我和卡伦坐在一起，我们坐在戈登那边。

好吧，这让巴灵顿人很不爽。所以就在半场结束前，从巴灵顿的人群中，我们听到的只有你，你，你，这里，这里，这里。所以，哦，是的，好吧。

好吧，对于这件事的后半部分，也许凯伦和我应该去巴林顿那边。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但两者之间竞争很激烈。

然后 1985 年合并了。所以，是的。我们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以东七英里处。

是的，我们有自己的整个校园，一个美丽的校园。正如我所说，这是一张非常标志性的法林大厅照片。我们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以东七英里处。

是的，我们的整个校园。然后，校园在合并时被出售。这就是巴灵顿合并的故事。

合并后，我们增加了 5 名教职员工。合并后，我们增加了 130 名学生。他们必须建设。你们当中有人在 Farrin Hall 吗？当你走进 Farrin Hall 时，你有没有看过牌匾？它以巴林顿学院 40 年校长 Howard Farrin 的名字命名。

我们必须建造一个宿舍来容纳 130 名学生。而戈登没有地方安置这些人。因此，当宣布合并时，他们必须建造一个宿舍来容纳即将入学的 130 名学生。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在建筑工地上盖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整个冬天工作，无论天气多么恶劣，因为那栋楼必须建起来。然后，我们找到了 130 名学生。五名教职员工和一些工作人员提出了合并的想法。

我们带来的校友数量与戈登学院差不多。当时，戈登学院有大约 6,000 名校友。巴灵顿学院也有大约 6,000 名校友。

所以，我们带来了，你知道，校友，当然不是校友，而是记录等等。是的，亚历山大。它被卖给了一个圣经学院，锡安圣经学院，我们很高兴它被卖给了一个基督教机构。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搬走了。实际上，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某处有一个校区，是的，有些，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离我们很近，但他们搬走了，不幸的是，校区还没有转售。所以，他们在等待；他们仍在为该校区寻找买家。所以，就是这样。

我来到这里，加入了威尔逊博士的团队，他于 1970 年雇用了我，然后我加入了比勒博士的团队，他于 1981 年来到这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里。他们给予我们这些从巴灵顿来到这里的人这么多年的荣誉，这很好，他们给予我们这些在巴灵顿服务多年的荣誉，我们来到戈登，这真的很棒。所以，这就是巴灵顿-戈登的故事。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很想谈谈这个问题，但是关于巴林顿-戈登的故事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可以快速回答一下吗？我可以整天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是的。所

以，巴林顿，有一次巴林顿想吸收戈登，因为戈登是教学领域的领导者。大约在 60 年代初期。

那么，它最后是怎么落到戈登的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你可能不会相信事情会如何变化，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因为我们非常平衡等等。我先回顾一下这里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改变的原因。当哈罗德·奥肯加来到戈登并成为校长时，他就是福音派先生。他是全国福音派协会、今日基督教、富勒神学院、公园街教堂的成员。

他是福音派先生。他是全国各地福音派社区的领袖。因此，学生不再会考虑，我应该去巴灵顿，还是应该去戈登？这曾经是学生的选择，吸引力确实有所倾斜。

因此，到 1984 年左右，戈登学院的学生人数不足 400 人。因此，我们知道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就是答案。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等等，所以我们就这么认为。好的。

这里还有其他几个名字。哎呀，我只备份一件事。我在这里的第 17 页。

17，就在页面顶部。学术界的领导力。福音派中发生的一件事是，他们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领导力。

今天我们就讲这些，星期三我们讲福音派的信条，然后讲福音派的弱点，最后结束。但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只提几个我能想到的人。首先是乔治·马斯登。

乔治·马斯登是一位非常有成就、非常知名、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研究原教旨主义和福音派的历史学家。他在加尔文学院任教多年，后来也去了圣母大学任教。现在，圣母大学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

你想，圣母大学邀请这些福音派人士来这里教书是为了什么？事实上，他们很欣赏乔治·马斯登的学识。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今天不在圣母大学。

我还要提到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非常了不起；你们中的一些人读过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的材料，但在牛津大学，他明确地将自己认定为福音派人士。这是他的身份，他的自我认同，他是一名圣公会牧师。所以，他来自与圣公会牧师乔治·马斯登不同的传统，但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那么，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你可能熟悉当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现在已经退休，所以他不再在耶鲁大学任职，但哲学界对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和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但作为一名福音派人士。他是一位自我承诺、自我肯定的福音派人士，这很有趣。当然，你对马克·诺尔这个名字很熟悉。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克·诺尔还在惠顿学院，但有人知道马克·诺尔现在在哪里教书吗？他在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另一位出色、才华横溢的神学家，顺便说一句，当然，像马斯登一样，他主要对美国神学、美国教会历史和原教旨主义以及福音派感兴趣。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圣母大学任教，但他在圣母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新教徒和自认为的福音派人士。所以，圣母大学今天接纳了他。这很有趣。

马西娅·麦格拉斯、沃尔特斯多夫和马克·诺尔都曾来过这所学校，其中有些人还多次发表过演讲。所以，如果你们，那些还没有毕业的人，有机会听听这些人的演讲，请一定要听。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没有上榜，只是因为他是戈登学院的毕业生，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提到很多年轻的学者，但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其中之一。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对社会学等感兴趣，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你们可能感兴趣的人。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一位在福音派中长大的人。

他是戈登大学的毕业生。他在戈登大学学习社会学。他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社会学家，并且就读于圣母大学。

现在，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的朝圣之路与其他人略有不同，因为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确实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尽管他自认为是福音派，但他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他是戈登学院的毕业生。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加上许多在学术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他们要么是福音派，要么在福音派中长大，并利用这一背景为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世界做出贡献。

是的。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最杰出的人选，我认为最杰出的人选可能是罗伯塔·赫斯顿尼斯。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听过库里教务长在两周前举行的教师论坛上的讲话。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参与了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女性的研究。我认为这不仅限于高等教育，而是参与这项研究的高等教育女性。

现在，罗伯塔·赫斯顿尼斯不是卫斯理公会的后裔，但教务长库里提到的是，如果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大学联盟学校，你会发现这些基督教大学联盟学校的校长领导中都有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卫斯理公会，这很有趣。罗伯塔·赫斯顿尼斯不是，但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卫斯理公会。

当我想到女性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教堂领导层的女性或大学校长。今天，堪萨斯城拿撒勒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女性，她大约两年前当选。这是个好问题。

让我继续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祝你今天愉快。我们将在星期三讲课。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福音派的第 27 节课。